四庫全書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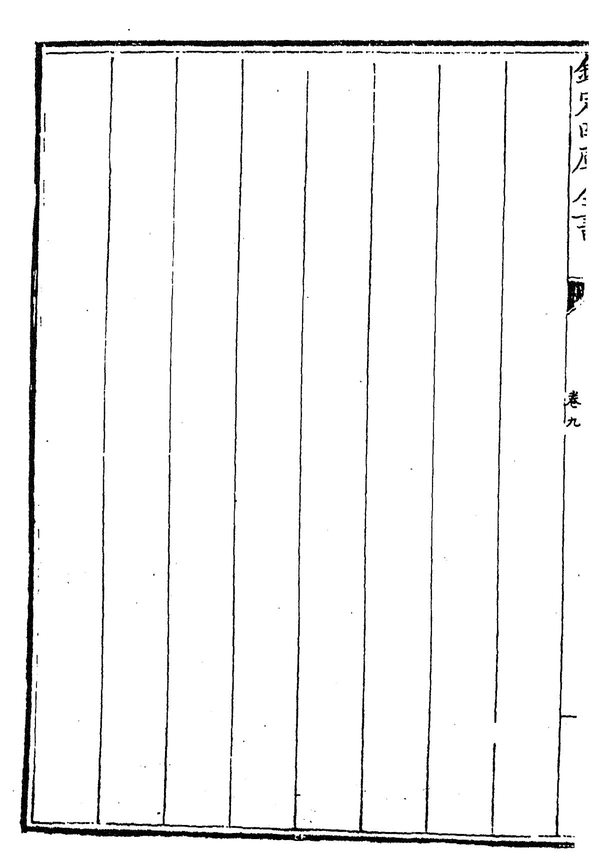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盛京通志卷九

綸音二

皇上聖製

勅諭二



欽定盛京通志卷九

綸音二

皇上聖製

勑諭二

諭內閣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

據署黑龍江將軍綽爾多奏齊齊哈爾黑龍江墨爾根呼蘭等處八旗水師營驛站官莊人等各年未完

糧石并本年借給口糧共十五萬五千餘石請分年完交等語齊齊哈爾等處連年被災歉收兵力自多拮据無之調派隨征甚為出力朕心深切軫念著將齊齊哈爾黑龍江墨爾根呼蘭等處節年未完借欠糧石并本年借給口糧十五萬五千餘石俱加恩免其完納以示優恤該部遵諭行

諭宗人府等衙門 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十四日

玉牒告成例應一分送盛京恭貯但恭送之時例應揀派

侍衛等前引後護肅清街道敬謹捧持而行方昭誠敬從前並未著為定例且十年一次舉行恐日久不無疎懈大典攸關理宜嚴肅著交宗人府禮部大學士領侍衛内大臣詳悉妥議具奏嗣後毋得草率從事

諭内閣 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盛京向例將軍管轄旗人奉天府府尹管理民人原無統轄嗣因盛京係滿洲根本之地所有州縣官員

皆已定為滿缺凡有應行查拿私參人等經將軍派委官兵前往其地方各官理宜會同查緝乃盛京地方拒捕毆差之事甚多而地方官竟視同膜外鄉長保甲並不協力擒捕此皆因將軍府尹不相關涉各分畛域之所致是以各屬員等亦存旗民分管意見並不和衷辦理於地方事務甚無裨益不可不為變通在府尹為全省大吏雖不便為將軍屬員亦當令其聽將軍節制庶旗民事務歸一一切辦理不致參

差嗣後奉天府府尹著聽將軍節制遇有應行查拿人犯該地方州縣官即同將軍差委之人協力查拿如仍有拒捕毆差以及脫逃等事即將該地方官交部一併治罪

諭内閣乾隆三十年十一月初七日

向來奉天府尹事務令盛京將軍兼轄令思將軍與府尹所屬旗民事件各有專司若令將軍節制於公務未免牽掣莫若照京城侍郎兼管順天府尹之例

於盛京五部侍郎内派出一員管理永著為令於體制更為畫一現在奉天府尹事務即著雅德兼管

諭戸部 乾隆三十一年三月初四日

戸部議覆侍郎英廉奏請丈出盛京旗民餘地准令無地兵丁閒散人等認買一摺原為旗人生計起見但此等無地人户貧富不齊其有餘者買産必多而無力之家未必能一律承買恐於伊等貲計仍無實濟因念該處冬圍兵丁一切鞍馬之資不無拮据若

將此項餘地內酌派徵租每年賞備資裝於該兵等殊有裨益其應撥用若干及所餘地畝尚多或可一體徵租存貯動撥或聽旗人認買毋致有名無實之處新柱現在出差盛京著會同該將軍府尹等確勘該地實在情形妥協定議具奏

諭內閣 乾隆三十一年九月初十日

向來奉天糧石充裕准令直隸山東毘連省分就近販運本年夏間經將軍社圖肯奏該處雨水稀少或

恐市集昂貴曾諭令該督撫將商販暫行停止今奉天續經普得雨澤仍可一律豐收將來糧石自必充足且現在東省歲收稍歉直隸又因鄰省運販糧價亦未免稍增商人等如欲往奉省糴運者尚於事理無礙設該處米價或昂往來販買必無餘利勢將不禁自止若竟縣行示禁恐不肖官吏轉得藉端紛擾且射利商人保無私行偷販更易滋弊至少米處所民食稍有不敷方且加恩賑濟廣為籌畫若得該商

等自為販運流通俾資接濟於閭閻食用尤為有益所有直隸山東二省商民販買奉天米石之處仍著毋庸禁止

諭內閣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五日

本年輪蠲奉天等省地丁銀兩其米豆一項例不在應蠲之內但念奉天省地丁錢糧向來銀糧並納其額徵米豆即屬任土正供自當普予加恩俾得共樂盈寧益兆倉箱之慶著將奉錦二府乾隆三十七年

應徵米豆一體蠲免以廣惠澤該部即遵諭行

諭內閣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將軍增海等具奏盛京各佐領下所有馬甲多寡不等請裁馬甲添設步甲其餘剩錢糧幷隨缺地畝入於正項報銷一摺經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覆准具奏所辦非是盛京額設馬甲幷隨缺地畝皆為養贍該處滿洲而設今年久生齒日繁若將伊等應得分例裁汰入官於伊等生計殊屬無益如現在京中八旗

户口繁盛生計不無拮据經朕特沛恩施另賞鰥寡孤獨錢糧以資生理其派往西安凉州莊浪寧夏兵丁俱照所派之額在京挑補又添兵缺甚多每年多費帑金不下數萬並無恡惜國家一切用度固應節儉然亦止宜酌減無益靡費並查核不肖人員使不得從中侵蝕至於正項應支之處豈可節省盛京滿洲皆朕臣僕人丁日盛不敷養育尚宜酌量添給豈有轉將伊等現在應得分例裁汰之理今各佐領下

馬甲額缺不均固宜均勻辦理但此項裁缺錢糧地畝亦宜斟酌養贍多人或添設步甲或作為養育兵俾衆人均沾實惠不宜如此辦理著將此項裁汰之馬甲三百十六名錢糧交增海等或添設步甲或添設養育兵惟期普被恩施辦理具奏其隨缺地三千一百六十晌如何使衆人均有裨益之處並著增海等定議具奏將此通諭中外示朕體恤滿洲至意

諭內閣　乾隆三十八年正月初五日

上年各直省秋成普慶豐收即奉天各屬亦臻大有
始和之布毋庸更沛恩膏惟念盛京各城旗人節欠
餘地租銀自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七年計六萬餘
兩原係該旗人等節年拖欠值此年豐力裕自應踴
躍輸將第積欠一時並徵恐不免稍形拮据著加恩
分作六年帶徵俾完公更得從容而生計益滋饒裕
以副朕體恤嘉惠至意該部即遵諭行

諭戶部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戸部奏駁盛京岫巖城旗倉糧價減少一摺若僅交該侍郎將軍府尹等查辦難免彼此迴護仍不能得其底裏著派侍郎高樸馳驛前往會同盛京戸部及該將軍等徹底根查據實覆奏

諭戸部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初五日

據高樸等覆奏查辦岫巖旗倉出糶減價過多一案所有各兵等希圖緣由現已特降諭旨交該將軍另行查辦此案率請減糶之城守尉富健著交部嚴加

議處其盛京户部堂司各官並著交部分別察議

諭都察院 乾隆四十年十月十六日

向例派員巡察盛京黑龍江吉林三處由都察院衙門奏派科道但三年請派巡察之例尚覺太近嗣後著於五年奏派一次不必再行請旨著為令此次盛京等處巡察著於丁酉年奏派

諭軍機大臣 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初二日

軍機大臣議覆盛京侍郎兼管府尹富察善奏請更

議保甲一摺已降旨依議行矣奉省旗人與民人錯處原無界址之分自應給予門牌編入保甲以防奸匪潛踪所有該處旗員並應會同地方官一體稽查彈壓富察善所奏自屬正辦乃德風從前竟未籌辦及此是必因與弘晌不合竟將應辦公事有意膜視實屬任私誤公甚為錯謬德風著傳旨嚴行申飭

諭兵部 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初一日

前因盛京駐防各員習氣不堪不可不加整飭是以

特降諭旨將伊等停其議敘嗣後如果能改悔再予紀録昨據弘晌等奏稱現在各官湔除舊習實心奮勉可否照盛京五部及奉天府州縣之例一體准其加級紀録等語駐防各員既能痛改惡習差務均無貽悮著加恩准其一體議敘

諭内閣 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十八日

盛京吉林等處乃我

祖宗肇迹興王之所前因皇輿全圖刋載地名不能賅備

命於
實錄內恭查詳列清單將原圖并交將軍弘晌等查明添
補嗣據弘晌等按其道里形勢將所開地名添繪成
圖呈覽已交輿圖處將舊圖增改刊刻但舊圖方幅
有限詳載地名字體已小不能復列事跡於幽岐之
締造尚不足以示昭垂緬維
列祖
天作基祥

鴻業經營規模大備如我
太祖
太宗大破明師於薩爾滸山及凡戰勝攻取之地
開刱艱難皆有山川疆域可考自宜節舉大要分注圖中
俾我世世子孫按圖瞻仰並得曉然於
景命所貽
前勞所啓益切欽承敬畏以鞏億萬載丕丕基詒謀垂裕
之道無有大於此者著將盛京等處地方另行展拓

繪為大圖一幅溯自長白

發祥以至奄有遼瀋

建國遷都曁

神武戡定各事蹟並為標目兼清漢字分注圖中俾皆瞭

如指掌以備觀省而示久遠即交大學士舒赫德協

辦大學士尚書公阿桂尚書英廉督率所司敬謹辦

理其如何核計里數展圖若干足敷標識之處著令

西洋人悉心測算並即飭工繪樣呈進俟閱定即壽

諸衆梨用昭
世德鴻圖之盛凛遵毋忽
諭内閣乾隆四十一年八月初一日
向來奉天所屬州縣原係滿漢人員兼用嗣因府尹蘇昌等於辦理流民案内奏稱奉天各州縣凡詞訟等事關涉旗民者俱會同旗員審理往往意見參差致難完結若將旗員銓選較為畫一等語經軍機大臣議覆允行今思奉天地方旗人居處者多旗員在

彼不無沾涉親故遇有審理事件恐不免心存偏徇即有拘謹之人聽斷時過避嫌疑亦不得謂之公當且恐緣事被劾之員接任仍係旗員或遇應查事件不無瞻顧情面輾轉滋弊地方公務必致積久廢弛殊非整飭吏治之道嗣後奉天各州縣缺出著照各省仍以滿洲漢人通行補用惟是奉天地方兼管旗民較為繁劇初任之員恐難辦理裕如所有各州縣缺出應交該部於候補人員揀選引見候朕簡員補

授其作何酌量兼用滿漢人員之處著該部詳悉定

議具奏

諭內閣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

頃閱金史世紀云金世祖居完顏部其地有白山黑

水白山即長白山黑水即黑龍江本朝肇興東土山

川鍾毓與大金正同又史稱金之先出靺鞨部古肅

慎地我朝肇興時舊稱滿珠所屬曰珠申後改稱滿

珠而漢字相沿訛為滿洲其實即古肅慎為珠申之

轉音更足徵疆域之相同矣又後漢書三韓傳謂辰韓人兒生欲令頭扁押之以石夫兒初墮地豈堪以石押頭其說甚悖於理國朝舊俗兒生數日置臥具令兒仰寢其中久而腦骨自平頭形似扁斯乃習而自然無足為異辰韓或亦類是范蔚宗不得其故曲為之解甚矣其妄也若夫三韓命名弟列辰韓馬韓弁韓而不詳其義意當時三國必有三汗各統其一史家不知汗為君長之稱遂以音同誤譯而庸鄙者

甚至訛韓爲族姓尤不足當一噱向曾有三韓訂謬之作惜未令人盡讀之而共喻耳若唐時所稱雞林應即今吉林之訛而新羅百濟諸國亦皆其附近之地顧昔人無能考證者致明季狂誕之徒尋摘字句肆爲詆毁此如桀犬之吠毋庸深較而舛誤之甚者則不可以不辨若夫東夷之説因地得名如孟子稱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此無可諱亦不必諱至於尊崇本朝者謂雖與大金俱在東方而非其同部

則所見殊小我朝得姓曰愛新覺羅氏國語謂金曰愛新可為金源同派之証葢我朝在大金時未嘗非完顔氏之服屬猶之完顔氏在今日皆為我朝之臣僕普天率土統於一尊理固如斯也譬之漢唐宋明之相代豈皆非其勝朝之臣僕乎又有云我

祖宗時曾受明龍虎將軍封號亦無足異我朝初起時明國尚未削弱因欲與我修好借此以結兩國之歡我朝因不妨為樂天保世之計迨我國聲威日振明之

綱紀曰隳且彼妄信讒言潛謀戕害於是我
太祖赫然振怒以七大恨告
天興師報復薩爾滸松山杏山諸戰大敗明兵明人欲與
我求和斥而不許彼尚安能輕侮我朝乎且漢高乃
秦之亭長唐祖乃隋之列公宋為周之近臣明為元
之百姓或攘或侵不復顧惜名義若我朝乃明之與
國當闖賊擾亂明社既移之後吳三桂迎逆王師入
關為之報仇殺賊然後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統壹寰宇是得天下之堂堂正正孰有如我本朝者乎至若我國家誕膺天眷朱果發祥亦如商之元鳥降生周之高禖履武紀以為受命之符要之仍係大金部族且天女所浴之布勒瑚里地即在長白山原不外白山黑水之境也又金世紀稱唐時靺鞨有渤海王傳十餘世有文字禮樂是金之先即有字而本朝國書則自

太祖時命額爾德尼巴克什等遵製通行或金初之字其後因式微散佚遂爾失傳至我朝復為刱造未可知也他如建州之沿革滿洲之始基與夫古今地名同異並當詳加稽考勒為一書垂示天下萬世著派大學士阿桂于敏中侍郎和珅董誥悉心撿覈分條編輯以次呈覽候朕親加釐定用昭傳信而闢羣惑並將此通諭知之

諭內閣 乾隆四十二年九月二十日

盛京乃我朝定都創業之地

永陵

福陵

昭陵巍然在望

皇祖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一年曾經三次展謁

孝思追遠常切欽承朕自乾隆八年及十九年恭謁

祖陵以來迄今已二十餘年遥企

橋山每深依戀常時恭閲

太祖
太宗實録敬惟
開創艱難
佑啓萬年統緒兹際
重熙累洽之庥溯念
前勞輒不禁愀然淚下而
松雲葱鬱向惟再莅瞻仰心甚歉焉朕現在精力如前尚
堪遠涉擬於明歲秋間前詣盛京恭謁

祖陵以申積悃所有蹕路往來俱由內地出山海關而行於置頓安營較為妥便尚在二十七月之內途次不行圍至盛京不陞殿不筵宴朝鮮國毋庸遣使朝賀其扎薩克蒙古王公等亦毋庸朝覲至啓鑾日期屆時再降諭旨將此通諭知之

諭內閣 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初十日

睦親彰善王政宜先繼絶昭屈聖經所重朕自臨御以來聞日恭閲

列祖

列宗實録一冊因得備知

祖宗創業艱難及爾時懿親藎臣勤勞佐命底定中原偉

伐殊功實為從古所未有而當時策勳賜爵榮號崇

封所以酬答者本從優厚迨其後或有及身緣事旋

被降削者或有子孫承襲更易封號者迄今平情準

理不為之溯述闡揚追復舊恩於心實有所未愜因

念睿親王多爾衮當開國時首先統衆入關掃蕩賊

氛肅清宮禁分遣諸王追殲流寇撫定疆陲一切創
制規模皆所經畫尋即奉迎
世祖車駕入都定國開基以成一統之業厥功最著顧以
攝政有年威福不無專擅諸王大臣未免畏而忌之
遂致歿後為蘇克薩哈等所搆授款於其屬人首告
誣以謀逆經諸王定罪除封其時我
世祖章皇帝實尚在沖齡未嘗親政也夫睿王果萌異志
則方兵權在握何事不可為且吳三桂之所迎勝國

舊臣之所奉止知有攝政王耳其勢更無難號召即我滿洲大臣心存忠篤者自必不肯順從然彼誠圖為不軌無難潛鋤異已以逞逆謀乃不於彼時因利乘便直至身沒以斂服僭用明黃龍衮指為覬覦之證有是情理乎況英親王阿濟格其同母凡也於追捕流賊回京時誑報李自成身死且不候

旨班師睿王即遣員斥責其非並免王公等往迎之禮又因阿濟格出征時脅令巡撫李鑑釋免逮問道員及

擅至鄂爾多斯土黙特取馬令議其罪降為郡王平
日辦理政務秉公持正若此是果有叛志無叛志乎又
實録載睿王集諸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遣人傳諭曰今
觀諸王貝勒大臣但知諂媚於予未見有尊崇
皇上者予豈能容此昔
太宗升遐嗣君未立英王豫王跪請予即尊位予曰爾等
若此言予當自刎誓死不從遂奉
皇上纘承大統似此危疑之時以予為君予尚不可今乃

不敬

皇上而媚予予何能容自今以後有盡忠

皇上者予用之愛之其不盡忠不敬事

皇上者雖媚予予不爾宥也且云

太宗恩育予躬所以特異於諸子弟者葢深信諸子之成

立惟予能成立之每覽

實録至此未嘗不為之墮淚則王之立心行事實能篤忠

藎感

厚恩深明君臣大義尤為史冊所罕覯使王彼時如宋太
宗之處心積慮則豈肯復以死固辭而不為邪說揺
惑耶乃令王之身後久抱不白之寃於泉壤心甚憫
焉假令當時王之逆跡稍有左驗削除之罪果出於我
世祖聖裁朕亦寧敢復翻成案乃實由宵小奸謀搆成寃
獄而王之政績載在
實録者皆有大功而無叛逆之跡又豈可不為之昭雪乎
昨於乾隆三十八年因其塋域久荒特勅量為繕葺

並准其近支以時祭掃然以王之生平盡心王室尚不足以慰彼成勞朕以為應加恩復還睿親王封號追謚曰忠補入
玉牒並令補繼襲封照親王園寢制度修其塋墓仍令太常寺春秋致祭其原傳尚有未經詳敘者並交國史館恭照
實録所載敬謹輯録添補宗室王公功績傳用昭彰闡宗勋至意又如豫親王多鐸從睿親王入關肅清京輦

即率師西平流寇南定江浙實為開國諸王戰功之最乃以睿親王之誣獄株連降其親王之爵其後又改封信郡王雖至今承襲罔替但以王之勛績超邁等倫自應世胙原封以彰殊眷豈可以風影微眚輒加貶易乎朕以為應復其原封又諸王中披堅執鋭拓土開疆共成一統之業者如禮親王代善後改封康親王鄭親王濟爾哈朗後改封簡親王肅親王豪格後改封顯親王克勤郡王岳託後改封平郡王當

時俱茂著壯猷克昭駿烈載在宗盟今其子孫所襲均非始封之名外人不知妄疑宗藩當國家締造時有大勳勞而後裔均不得長延帶礪似為闕典即其本支承家襲慶以去祖漸遠幾忘其先世錫封之由弗克顧名奮效所係於宗室子孫者甚重況功臣世封內如揚古利之英誠公費英東之信勇公額亦都之果毅公俱以本號相傳其子孫承襲者各能溯勛閥以宣偉績不失故家喬木之遺今以親賢世胄竟

改其初封嘉號何以垂詒奕禩示酬庸追本之義乎朕以為應復其原號著交軍機大臣會同宗人府悉心妥議具奏其餘宗室諸王貝勒等如有顯著功績其封爵後經降奪者除本人身罹重愆自不當復邀優典若係承襲之子孫獲咎議處者僅當斥其本身而不當追貶其祖宗世爵方為平允亦著一併會查議奏再配享

太廟諸王僅有通達武功慧哲宣獻四郡王其

太祖

太宗

世祖時戮力行間櫛風沐雨之親藩如向所舉數人皆未

之及蓋由當時議禮諸王各懐私意遂爾汲其勛伐

不得同侑馨香豈足以彰公道所有睿親王禮親王

鄭親王豫親王肅親王克勤郡王俱著補置牌位配享

太廟用以妥功宗而昭渥典至通達郡王係

顯祖之子武功慧哲宣獻三郡王係

景祖之子當時雖身與配享第以宗支而論已在覺羅之例是以宗室王公表傳内未經列傳但思宗室傳既限於支派國史傳又以屬在宗潢令此四王無所附麗亦覺欠缺著併交國史館查明四王事實補為立傳列於國史諸大臣傳之前即或當時紀載簡少功績無由稽核無妨不拘詳畧各立一傳以徵信實

諭内閣 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初十日

信勇公費英東當我朝創業時首先率所部來歸繼

從

太祖征勳諸部屢挫明兵厥功最大實與揚古利額亦都同為開國勳臣之冠自應並錫上公用彰渥報乃揚古利原封一等公額亦都僅得二等公經朕晉封一等而費英東子孫所襲尚係三等公爵不足以昭酬庸懋典著加恩晉封為一等公俾元勲世胄永膺茂賞至向來后族承恩世爵俱係一等公此等特因椒房至戚恩澤加封其與佐命功臣櫛風沐雨拓土開

疆者實難並論況宗室王公之以近支恩封者尚以世次遞降而外戚轉得以崇封延世未免過優著將所有承恩公爵俱改為三等公世襲罔替著為令

諭禮部 乾隆四十三年二月初九日

朕於今秋恭謁
祖陵因至盛京時不陞殿不筵宴曾降旨令朝鮮國毋庸遣使朝賀今據禮部奏該國王以舉國臣民瞻依倍切欲仍照往例遣陪臣祇候陳請轉奏情詞懇切恭

順可嘉著准其遣人至盛京請安毋庸進貢不必差遣多人亦不賜筵宴也該部咨該國王知之

諭內閣　乾隆四十三年七月二十日

朕此次前往盛京恭謁

祖陵所有經過直隸奉天州縣地方著加恩蠲免本年應徵地丁錢糧十分之三該部即遵諭行

諭內閣　乾隆四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此次詣盛京恭謁

祖陵經過地方所有沿途辦差緑營兵丁著查明賞給一

月錢糧以昭恩賚

諭內閣 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初二日

海為衆水朝宗最昭靈應乃各處

海神咸有廟祀惟

北海自山海關至盛京一帶向未專建廟宇以隆禋祀

尚屬闕典朕此次前詣盛京恭謁

祖陵蹕途循海而行瞻望甚近宜先申虔祭以迓

靈庥著該部於瀕海地方擇地望祭派莊親王永瑺行
禮所有應行事宜各該衙門即速照例備辦並著總
督周元理於山海關澄海樓相近處所度地建立
北海神廟即行繪圖呈覽候朕降旨發帑興工俾廟貌
崇閎以妥
神佑
諭內閣 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初八日
盛京為本朝

王迹肇基之地朕恭謁

祖陵道出山海關經過各處城垣多有坍塌殊不足以壯

觀瞻而資捍衛著軍機大臣會同將軍弘晌查明何處最為緊要應行修築妥議具奏候朕發帑興工并派員稽查督辦

諭內閣 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十四日

遼河雙源遥引合而為巨流河襟帶神皋恬波涵潤實為陪都境内大川朕恭謁

祖陵蹕路所經舟梁利涉緬念
河神之功甚溥顧該處向無祠祀典尚闕焉著邁拉遜
德成會同將軍府尹於勘估城工之便在瀕河高阜
處所度地計工奏聞請帑專建
河神廟以昭妥侑
諭內閣 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朕自乾隆十九年再莅盛京迄今二十四年矣遼瀋
為我朝

鴻業肇基之地風俗敦龐人心淳厚緬惟
祖澤留貽食舊德而服先疇者久而彌篤比戶恬熙之象
時縈於懷茲由山海關至陪京恭謁
祖陵時當秋穫豐登蹕路所經村村殷阜而老幼歡迎扶
携恐後尤見忠愛悃忱嘉慰之餘恩施宜渥啓鑾日
業經降旨免所過地方錢糧十分之三着再加恩將
奉天所屬府州縣乾隆四十四年地丁正項錢糧通
行蠲免俾我留都士庶連年不事輸將益享盈寧之

福該部即遵諭行

諭內閣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盛京等處俗厚風淳獄訟衰息惟因五方雜處良莠

不齊其無知而蹈法網者亦復不免朕恭謁

祖陵禮成行慶業經疊沛恩膏並宜式措祥刑益敷愷澤

所有奉天吉林黑龍江等處軍民人等除十惡死罪

及秋審情實各犯外其餘已結未結一應死罪俱著

減等發落軍流以下悉予寛免用昭肆眚施惠至意

諭內閣 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朕恭謁

祖陵禮成現降旨將奉天所屬府州縣乾隆四十四年地丁正項錢糧通行蠲免所有各莊頭及旗地應納糧石草束等項自應一體加恩以敷渥澤著將盛京户部各莊頭本年應交倉糧一萬餘石免其交納所有各處匠役應需口糧著於舊存倉糧內撥給其盛京興京遼陽牛莊蓋平熊岳復州金州岫巖鳳凰城開

原錦州寧遠廣寧義州等十五處旗地本年應納米
豆草束亦著免徵一半俾旗莊均沾嘉惠該部即遵
諭行
諭内閣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盛京為本朝根本重地兵丁皆知恪守舊風嫻騎射
以裕武備現亦校閲分别賞賚其讀書之士亦漸摩
文化蒸蒸日盛堪與畿甸比隆朕鑾輅所臨青衿獻
詩趨迓絃誦彬彬具見膠庠樂育自宜一體加恩用

彰作人盛典著將盛京滿合二號及奉天所屬各學科考廣額一次其向取六名以上者增額三名四五名者增額二名二三名者增額一名該府丞其悉心校錄甄拔殊尤副朕嘉惠士林至意

諭內閣 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向來鑾輅時巡每優賜高年粟帛以昭行慶況盛京諸處乃

祖宗德澤培貽

累洽重熙引恬引養尤徵仁壽之庥茲蹕路經行多有年
踰耄耋龎眉皓首扶杖歡迎者宜沛恩膏以彰盛美
所有奉天等處旗民男婦及官兵毋妻七十以上者
各給布一疋米五斗八十以上者絹一疋米一石九
十以上者倍之百歲者加賞大緞一疋彭緞一疋用
示優老引年至意
諭内閣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向凡巡幸所至一應經行橋道俱令報部核銷以寓

體恤官民之意惟盛京一帶止計橋梁不計道路未為畫一且非所以廣惠也所有此次自山海關以外至興京往來道路並著加恩照關內之例一體報銷

諭內閣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朝鮮列在外藩世篤忠貞謹守侯度乾隆八年及十九年臨幸盛京朝鮮並修朝貢之禮本年以尚在二十七月之內停止宴禮曾預勅朝鮮毋庸遣使朝賀而該國王情殷感戴遣陪臣賫表修貢迎駕請安藉

抒忱悃恭順可嘉著照上兩次之例加恩賞賚并御書扁額以賜用昭優眷其陪臣亦著一併照例加賞

諭軍機大臣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初二日

朕此次詣盛京恭謁

祖陵蹕路出山海關而行憑覽關城形勢屹然雄鎮明季於此置大員設重兵拒守以防我朝而大軍每從沿邊諸隘口直入如蹊無人之境可見險固不足恃也然以當時盛京而論有此關控扼其中內外氣脈不

能貫注即由他路入邊而彼終得撓我之後所以天
聰三年
太宗文皇帝親統大軍征明進圍燕京仍復釋之而去
聖謨深遠未嘗不籌慮及此迨後攻克永平灤州遵化皆
留將督兵駐守或欲藉以為內外夾攻山海關之策
乃代鎮之貝勒阿敏乖張怯懦竟棄已得之各城而歸
太宗憤甚數其罪而責之雖貸其死以全親親之誼遂不
復躬總六師入邊亦深以山海關中隔為難也洎乎

闖賊陷闕明社遂墟吳三桂乃開關迎請王師爲之復仇戡亂於是我睿親王即率勁旅入關一戰而殲賊衆追逐李自成至京城而遁克集大勳恭奉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統壹寰宇用奠我萬世丕丕基夫同此山海關也前則屢圖之而不得其機後則直入焉而無所於阻葢
上天眷佑我國家誠非意計所能預及而所謂在德不在險者於此益見迄今追思更不禁感

鴻貺而凜
景命矣且自出關後途中所經城郭則寧遠錦州廣寧等處山川則松山杏山大凌河薩爾滸尚間崖渾河等處悉我
太祖
太宗艱辛百戰之地歷歷在目溯自興京
肇迹遼瀋
遷都

業基於勤而
謨成於斷皆世世子孫所當深念者朕自臨御以來每閱
日恭閱
列祖實錄一冊周而復始於
創業垂統之蹟敬識之弗敢忘前此癸亥甲戌再臨陪都
展謁
陵寢所歷川原形勝因見徵聞並為詩篇以紀而薩爾滸
一戰破明四路之兵二十餘萬遠近承風震讋尤為

締造鴻規向曾親製書事長篇昭示來許昨為全韻詩於

太祖

太宗大烈耿光咸誌述成什端委畢該洪纖具備實足以

垂法守非僅託為吟咏而已茲戊戌秋三莅斯土境

之履者益以習蹟之著者益以晰其或地名今昔傳

訛介於疑似顯晦間者復周諏而深考之乃得曉然

於心而無所惑夫以朕之景仰

前型懃懇若是必三至乃得曉然於心凡我子子孫孫紹

登大統者可不體朕志以為志睠懷遼瀋舊疆再三

周歷蘄於

祖宗遺緒身親而目覩哉至於朕叩謁

永陵

福陵

昭陵每至必淚隨聲湧瞻戀不忍去此非可以強致也夫

太宗為朕之

高祖而自

太祖以上至

肇祖雖遞推遞遠然追溯水源木本一脈相承則固甚親

而甚近且奕禩之昇平景運皆

昔日艱難開創之所留貽永言思之豈能不痛理也亦情

也我後世子孫誠能遵朕此旨處尊位而常緬

前勞覽當年原巘而興思拜舊里

松楸而感愴自必凜然於

天眷之何以久膺懔然於

先澤之何以善繼知守成之難兢兢業業永保勿墜則我
大清
累洽重熙之盛洵可綿延於億萬斯年矣非然者或輕視
故都而憚於遠涉或偶詣
祖陵視同延攬古蹟而漠不動心是則忘本而泯良設有
其人即為國家之不幸實不顧我後嗣之若此也子
若孫可不恪奉朕訓而知儆懼乎歷代事蹟湮遠姑
不具論即如勝國洪武草昧初開未嘗不得之艱若

而中葉以後罔念厥祖若正德之荒滛蕩佚怙不為怪嘉靖萬歷天啓之昏庸逸樂阿柄下移以致權臣奸宦相繼而擅威福亂政害良此數君惟知蒙業而安於國是憒然罔覺雖未及身而喪不數傳而馴至滅亡使有能奮然振興追念洪武之舊圖勵精求治未必不可挽回於未造而宴安酖毒終於不可救藥自覆厥宗殷鑒甚近尤足為恫戒耳或我子孫尚知遵朕此旨欲莅陪京而其時無識之臣工妄以為

人主當端處法宮綜理庶政不宜輕出關外此即我
朝之亂臣賊子當律以悖命之罪誅之毋赦葢盛京
為根本重地
發祥所自後世不可不躬親閱歷昔我
皇祖曽三舉斯典朕今亦三次矣如陞殿祀
神閱射行賞之類仍循成例而於
三陵之祭紅椿移近居及葺盛京舊有
壇

廟以至沿途之繕城垣檢核各庫諸事則皆前兩巡所未
及而今悉舉而行之益可見臨幸之有益矣十數年
後朕躬若尚如今日之康強仍當再修上
陵之禮然尚須有待嗣後每閱三年即派皇子二三人恭謁
祖陵每次於秋冬間啟行途間既不煩修治橋道之勞而
儀從無多更可不預安營頓俾之歷覽舊京風土自
皆惕然動念感
天佑而仰

祖功無斁朕諄切垂訓之意欽承毋忽將此通諭中外並
錄一通交上書房存記其三年一次簡派皇子之事
屆期著軍機大臣請旨
諭內閣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初二日
渾河發源遥遠自東北來入英莪邊門西流幾及千
里會遼入海縈護
三陵滋演萬年
靈脈而長川襟帶兼衛陪都厥功甚溥自宜虔崇廟祀以答

神麻著交邁拉遜德成會同將軍府尹於盛京城東度
地鳩工奏聞請帑興建
河神廟以昭妥侑
諭内閣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八日
前已降旨於山海關之澄海樓旁建立
北海神廟茲稽考祀典北海向於河南濟源縣望祭河
南地屬中州且非濱海囿於事理未協嗣經改於吉
林東門外望祭雖屬北境然距海尚遠亦非所宜所

有春秋秩祀及遇告祭典禮自應恭移於此以叶方位至吉林之松花江導源長白襟帶神皐為本朝

發祥之地綿演億萬載

景祚靈長厥功甚鉅自宜虔崇廟祀用迓

神庥已諭令吉林將軍福康安於吉林城外濱江處所度地鳩工興建松花江神廟其一切祀事即照從前

望祭

北海之制著禮部載入會典遵行

諭內閣 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本年輪蠲奉天等省地丁銀兩又因臨幸盛京降旨加恩將奉天所屬乾隆四十四年地丁正項錢糧通行蠲免其米豆一項例不在應蠲之內但念奉天省地丁向係銀糧並納其額徵米石即屬任土正供自當普予加恩著將乾隆四十三年四十四年該省應徵米豆一體免徵俾得均沾渥澤該部即遵諭行

諭刑部 乾隆四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盛京吉林均係國家根本之地境壤毘連盛京旗人潛往吉林種地謀生本無關礙並非旗逃可比從前弘晌奏請解回治罪之處所辦原屬過當伊等皆滿洲世僕盛京吉林有何區别其正身旗人六户即著入於吉林當差毋庸解回盛京辦理餘依議

諭軍機大臣 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朕惟歷代

寶璽所以展禮

神祇式彰

符命我國家承

天眷佑自

太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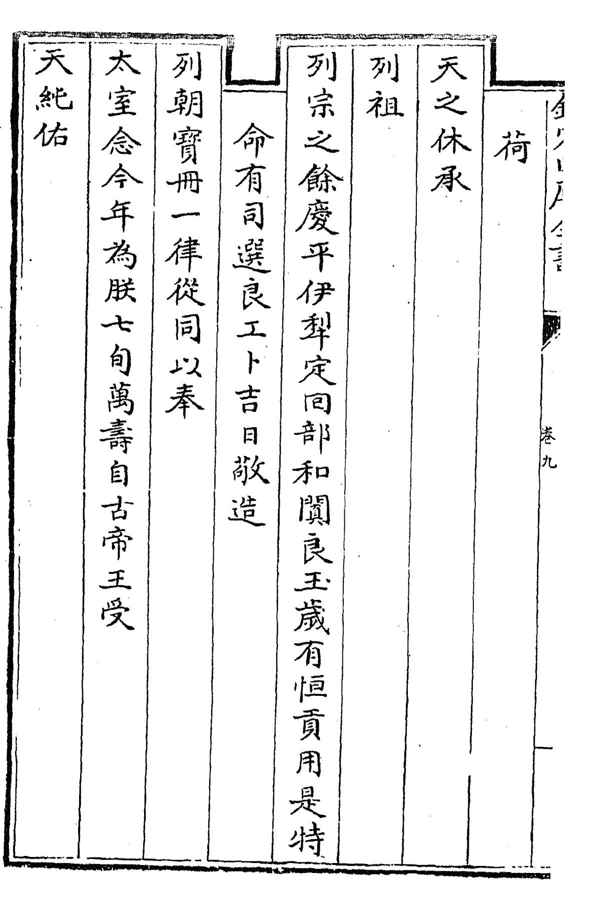
太宗創業盛京肇膺大寶逮我

世祖正位凝命奄有萬方我

聖祖六十一年篤祜延庥深仁淪浹我

皇考世宗勵精圖治繼序

前徽罔不欽崇
天道勤恤民隱夙夜勤求治理不敢康寧用克協於
天心俾中外蒙和壹之休臣庶享昇平之福曁於朕躬嗣
服兢兢業業祈
天永命恒切於懷惟是
太廟尊藏
列朝寶册金繩玉檢
靈爽式憑然以次第鐫造未免玉質大小長短不能一律



荷

天之休承

列祖

列宗之餘慶平伊犁定回部和闐良玉歲有恒貢用是特

命有司選良工卜吉日敬造

列朝寶冊一律從同以奉

太室念今年為朕七旬萬壽自古帝王受

天純佑

錫福延洪實無有過於朕者朕用是益不敢不敬
天益不敢不勤民惟有朝乾夕惕思日孜孜以敬迓億萬
年無疆之
寶命所有换出
太廟尊藏
列朝寶冊敬諏吉日簡派皇子恭送盛京
太廟尊藏以昭
祖宗功德之盛於萬代嗣後凡有舉行寶冊事皆以是為

例必為二分一奉
太廟一送盛京朕之此意欲我子孫世世知
天命之難諶敬
天勤民永存無疆之恤以保無疆之休可將此旨恭録二
通一存上書房一存内閣敬承無斁欽哉特諭
諭内閣　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所擬盛京新建巨流河渾河
河神廟名神牌匾額俱著用單内首擬字樣至建廟神

牌匾額均係褒崇神祀沿用敕賜二字未協敬謹之義嗣後遇有建廟封神等事擬請欽定者廟名著寫敕建其神牌匾額俱著寫敕封字樣

諭戶部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

戶部議覆索諾穆策凌等奏查大流民私墾地畝仿照山東科則定賦一摺自應如此辦理流民私墾地畝於該處滿洲生計大有妨礙是以照內地賦則酌增以杜流民占種之弊且撤出地畝並可令滿洲耕

種不特於旗人生計有益並可習種地之勞不忘舊俗原非為加賦起見至吉林與奉天接壤地糧自應畫一今據戶部查奏吉林所定額賦又係照直隸辦理與奉天查照山東科則者互異是和隆武專似為言利起見殊非均平賦額加惠旗人之意所有吉林地畆錢糧應收賦則著將戶部原摺交和隆武會同索諾穆策凌詳悉熟籌酌中畫一定額妥議具奏

諭内閣　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初五日

朕於五月二十四日啓鑾至熱河駐蹕避暑山莊七月十一日即由熱河至盛京興京恭謁
祖陵所有應行典禮著各該衙門照例敬謹預備
諭內閣乾隆四十八年六月十三日
前經降旨於七月十一日自熱河啓鑾前詣盛京恭謁
祖陵第念今年節候較遲是日正屆立秋尚在三伏之內雨水方多天氣炎熱於扈從人員行李一切及駝馬

俱多未便著改期於八月十六日啓蹕前往回鑾時
進山海關祗謁
東陵後即由白澗烟郊進宮
諭禮部 乾隆四十八年六月十三日
此次盛京恭送
冊寶之怡親王等著於八月十二日由京起程九月初二
日到常家屯會同前往
諭禮部工部 乾隆四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此次盛京恭送
冊寶著派工部侍郎汪承霈前往
諭吏部兵部 乾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此次恭謁
祖陵駐蹕盛京所有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應行引見及
大計卓異軍政文武官員著交行在吏兵二部就近
在盛京帶領引見
諭諸皇子 乾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盛京為
王迹肇基之地朕御極以來敬惟
祖宗開創艱難
佑啓萬年統緒於癸亥甲戌戊戌暨今癸卯四詣盛京恭
謁
祖陵以申積悃所歷川原形勝因見徵聞並為詩以識而
於
太祖

太宗締造鴻規耿光大烈恭紀成篇實足以垂法守非僅託於吟詠所有四詣盛京御製詩著皇子等分年按次各録一分裝成四卷彙貯一匣以昭覲揚垂裕之至意

諭禮部乾隆四十八年八月初六日

朝鮮列在外藩勤修職貢最為恭順今以朕臨幸盛京遣陪臣賫表修貢迎駕請安並祝萬壽藉抒忱悃甚屬可嘉届時當加恩賞賚以示優眷著禮部堂官

傳諭知之

諭内閣乾隆四十八年八月十六日

朕由熱河前往盛京恭謁

祖陵所有經過直隸奉天各州縣著蠲免本年地丁錢糧十分之五該部即遵諭行

諭禮部乾隆四十八年八月十八日

此次朕往盛京遼陽太子河著一併遣官致祭

諭禮部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初五日

朝鮮列在東藩忠貞世篤歷屆臨幸盛京並修朝貢之禮此次朕恭謁
祖陵原定期在盛京過萬壽該國王情殷感戴奉表修貢於七月間即先遣陪臣在盛京祇候迎駕請安恭祝萬壽著照例加賞並賜御製詩一章用昭優眷所有陪臣及隨從人等守候日久著照上次加賞之例再行加倍賞賜以示朕柔惠遠人有加無已之至意

諭內閣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初七日

朕自乾隆四十三年臨幸盛京迄今五年我朝根本之地風俗淳厚逈非他省可比緬維
祖澤留貽至今勿替茲由熱河取道九關臺四莅陪京恭
謁
祖陵蹕路所經老扶幼挈就瞻恐後尤見愛戴悃忱嘉慰之餘恩施宜渥著加恩將奉天所屬府州縣乾隆四十九年地丁正項錢糧通行豁免俾於留都士庶益享盈寧之福該部即遵諭行

諭内閣 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十一日

朕恭謁

祖陵禮成現降旨將奉天所屬府州縣乾隆四十九年地丁正項錢糧通行豁免所有各莊頭及旗地應納糧石草束等項自應一體加恩以敷渥澤著將盛京戸部各莊頭本年應交倉糧一萬餘石免其交納所有各處匠役應需口糧著於舊存倉糧内撥給其盛京興京遼陽牛莊蓋平熊岳復州金州岫巖鳳凰城開

原錦州寧遠廣州義州等十五處旗地本年應納米豆草束亦著免徵一半俾旗莊均沾嘉惠該部即遵

諭行

諭內閣 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十一日

盛京等處俗厚風淳獄訟衰息惟因五方雜處良莠不齊其無知而蹈法網者亦復不免朕恭謁

祖陵禮成行慶業經疊沛恩膏並宜式措祥刑益敷愷澤所有奉天吉林黑龍江等處軍民人等除十惡死罪

及秋審情實各犯外其餘已結未結一應死罪俱著
減等發落軍流以下悉予寬免用昭肆眚施恵至意

諭内閣 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十七日

盛京為我朝根本重地兵丁皆知恪守舊風嫺騎射
以裕武備現亦校閱分别賞賚其讀書之士亦漸摩
文化蒸蒸日盛堪與畿甸比隆朕鑾輅所臨青衿獻
詩趨迓絃誦彬彬具見膠庠樂育自宜一體加恩用
彰作人盛典著將盛京滿合二號及奉天所屬各學

歲考廣額一次其向來取進六名以上者增額三名四五名者增額二名二三名者增額一名該府丞其悉心校錄甄拔殊尤副朕嘉惠士林至意

諭內閣 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十七日

向來鑾輅時巡每優賜高年粟帛以昭行慶況盛京諸處乃

祖宗德澤培貽

累洽重熙引恬引養尤徵仁壽之庥茲蹕路經行多有年

踰耄耋龎眉皓首扶杖歡迎者宜沛恩膏以彰盛美
所有奉天等處旗民男婦官兵毋妻七十以上者各
給布一疋米五斗八十以上者給絹一疋米一石九
十以上者倍之百歲者加賞大緞一疋彭緞一疋用
示優老引年至意

諭吏部兵部 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十八日

朕恭謁
祖陵禮成所有隨駕之王公俱著紀録一次文武大臣官

員俱著各加一級

諭吏部兵部 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十八日

朕詣盛京恭謁

祖陵所有直隷奉天等處辦差文武官員俱著加恩各加一級其現有降級之案者准以所加之級抵銷

諭內閣 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十九日

朕於十月十七日回鑾十八日告祭

奉先殿在前殿行禮所有祭文交翰林院另行敬謹撰擬

諭内閣乾隆四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朕回鑾後於十月二十日陞殿受賀所有應行謝恩

人員即著一體謝恩

欽定盛京通志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盛京通志卷十一

少詹事臣曹城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　鈐

欽定盛京通志卷十

天章一

皇上聖製

賦二首

序

書事

記

論

訂譌二首

欽定盛京通志卷十

天章

臣等謹按殷歌元鳥周詠瓜緜所以述祖德闡鴻圖凡皆臣子追紀艱難鋪陳光烈未有躬膺寶籙溯述造邦基命之源勒諸金石昭示奕世者也我

皇上文思欽命道隆繼述三莅

盛京永懷建邦啓土之猷追維沐雨櫛風之迹賦有
陪都之製舞成
世德之辭紀
大勳則書事有
鴻篇懋元功則復封有
特詠
皇輿標注
敬念

前勞

戰蹟重圖勤思

謨烈葢惟有

丕顯丕承之德故有

是彝是訓之言至若

幾餘鏡古三韓訂范史之訛

乙夜紬編諸加正郝書之謬尤足以立羣言之凖則而

垂為萬世之經臣等謹編錄歷年

御製文曁四譜

盛京

御製詩恭次

綸音後謹列為

天章第三

欽定盛京通志卷十

天章一

皇上聖製

賦二首

盛京賦有序

嘗聞以父母之心為心者天下無不友之兄弟以祖宗之心為心者天下無不睦之族人以天地之心為心

心者天下無不愛之民物斯言也人盡宜勉而所繫於為人君者尤重然三語之中又惟以祖宗之心為心居其要焉葢以祖宗之心為心則必思開創之維艱知守成之不易兢兢業業畏天愛人於是刑兄弟而御家邦斯以父母之心為心也孔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宗廟禘嘗之典固先王繼志述事之大經也然自聖人象大過肇封樹以來上陵之制漢代已然我國家肇興盛京幽岐

之地

橋山在焉昔

皇祖六十一年之間三謁

丹陵用展孝敬

皇考在位百度維新日不暇給適西鄙有事徵役已勞又

藩邸時曾奉

皇祖命往謁

祖陵是以十有三年中未舉是典予小子纘承丕基懼德

弗嗣深惟
祖宗締構之勤日有孜孜敬奉神器言念盛京為天作之
基
永陵
福陵
昭陵巍然在望不躬親祀事其奚以攄慇忱而示來許爰
以乾隆癸亥秋恭奉
皇太后發軔京師届我陪都孝思以申

祖武是仰因周覽山川之渾厚民物之樸淳土之沃肥百昌之繁廡洵乎天府之國興王之會也昔邠居相度名頌公劉岐宅作屏周歌太王莫不於
上帝之監觀下民之君宗三致意焉故物以賦顯事以頌宣既見於斯豈默於言乎遂作賦曰
歲大淵獻時旦柳中協律無射辨方庚辛歷吉日以建旗駕應龍之和鸞紛灕虖蜒蜿蜓旌雄虹橦鳴鳶周乎神皋之壤届乎箕尾之躔循我留都敍禋

珠丘懷精氣仰

德流既備既申迺御黼座而覲臣僚維締造之彌艱撫草

創之鴻圖曰於休哉是蓋冥載亳之子殷蹤宅鎬之

姬周憑虛致譏於東約安處薦誚於西踰下此離為

十二之國合為六七之侯咼立瓜分者益瑣纖旁魄

不足以殫攄而孟堅平子太冲者倫方且豔陳崤函

隴坻之隘鹽池墨井之腴杉諸天詸之麗三條五劇

之區極鋪張以詭辨彼何辭迺稱諸奚侔夫天作之

皇宅又何藉甚弘與䆁舒於是諮文獻攷圖册不悉
不文爰賦其畧聚精搆思挂一漏百粤我清初肇長
白山扶輿所鍾不顯不靈周八十里潭曰闥門鴨綠
混同愛滹三江出焉
帝女天妹朱果是呑爰生
聖子
帝用錫以姓曰覺羅而微其稱曰愛新是翦是除匪安匪
康乃有葉赫輝發界藩撫順遂築城於遼陽以為東

國之宗

天篤其祐載恢厥功天命十年相險宅中謂瀋陽為王氣所聚乃建盛京而俯闕西故言其封域則雖始自秦漢歷隋唐以迄遼金歟而舉其規模則維新

皇運膺靈祐之獨深也仰符十度之尾實臨析木之津得雲漢之所垂維北極之所鄰亦何異乎名伯相宅卜惟洛食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哉於是乎左挾朝鮮右據山海北屏白山南帶遼水滄溟為池澎湃瀰濁流

湯湯赴瀰瀰㵿㶏洶迴渾渼浴日沃星莫測其始東盡使犬之部朔連牧羊之鄙啓我漠惠之原擴我俄朶之址髙燥坪濕原田每每走大野而拱太室者萬有餘里其山則鐵嶺繡嶺平頂降龍木查石門東水南雙矗嵑嶭聚蔥㟷嗑兮岦崱嵌兮嶒峒㟍兮嶏崿嵂兮嵣嵡㠔嶻日月源流湖江既孕奇而盤鬱亦含秀而隆崇故夫四蹄雙羽之族長林豐草之衆無不博産乎其中蹄類則虎豹熊羆野馬野騾鹿麞麅麀

狼豺封駝狐貍貛貉跳兔婆娑鼢鼯艾虎貂鼠輕嘉其他牛馬羊豕之資以日用者盍填閭巷而烝寢訛羽類則野鷄沙鷄鵞鴨青鶾鸛鶴禿鷲維鵜在梁縮脖鳩燕啄木鵲鶬鷹鷂鵰鶻紅牙商倉黄鵪鼠化白鴈霜橫曰海東青出黑龍江林擊則天鵝褫魄甸搏則窟兔走僵其他鴿雀銅嘴桃蟲鴽鶩雜沓紛泊騰軼翱翔其草則蒿艾香蒲蘆葦蕭荻章茅水葱紅藍綬藹馬蘭知時木槿紀節厥維人參三椏五葉氣禀地靈功符陰

鵬商陸茵陳萹蓄葶藶蠡實兔絲均能已疾其林則五鬛之松萬年之栢重障隱天幽林蔽澤挺崇梍之曽青蔭柜柳之濃碧大椿以八千為春壽櫟以不材為德爛紅杏與緋桃紛白棣與黃蘗山藤柔韌是資鞭策鶏桑落黃可供蠶織陸珍既汹海錯亦繁鯉魴鱒鰷鰻鯽鱅鰱鰷鮰鱧鱤鮠鰌鮎鱓比目分合重唇浮湛鰂餙鮫翅柳灸細鱗牛魚之長丈計帶魚之白韋編烏鰂之鬚粘石渡父之啄矸船他如蛇馬驢狗

豚獺豹玀出没乎洶涌潛躍乎游淵蒼龍揵鬐而雲作赤螭掉尾而波開老蚌含珠九光燭天神奇是醞瑰瑰是生雖山經與地志羗莫得而詳焉懿兹奥區原隰昀昀厥田上中厥壤維平抱海負蓋跨遼欽宣渾河為帶興京為襟裒複陸而坦坦𨒪拓落而芸芸偉嘉禎之萃奮信橐籥之絪緼

帝眷東顧用畀皇清而為萬載之沛豐若其測圭臬度廣輪依繩尺疏渠川歌經始詠攸寧又可畧聞矣天命

天聰丕顯丕繼因其舊瀋拓我新制規　天矩地繩明
揆時增八門之詄蕩脅九逵之邐迤翼翼俾俔岧岧
堞雉起
圜丘於郊南單墠垣之潔祕欽柴颷熛陳玉薦幣鼓雲和
升繭栗以邀肸蠁而昭祀事霜露在履春秋聿遷愾
乎僾乎肇禋閟宮滌濯毛炰元酒太羹
文祖
神宗爰啟於斯符帝車之太乙正王宮於未央重三殿之

實枚表雙闕於閶闔闕名維何文德武功殿名維何崇政建中高樓望氣厥題鳳凰後宮聯極交泰清寧闕雎麟趾化洽家邦維樸而安乃肇而減豈其工槐檻之刻鏤豈其飾榱橑之焜煌豈其疏龍首之嵲嶫豈其叛鳳翼之昂藏匪有心於儉約乃潛揆夫陶唐大政當陽十亭雁行爰諏爰度日贊日襄結君臣之一德而擴我闥於八荒正號紀元以受天庥於是定兩翼之位列八旗之方黄白紅藍有正有鑲法其衆

於河鼓則其數於羲經神其變於三五握其竒於九
宮
大聖創制動協天象是猶易之書契乃觀蹄迒焉以樹屏
翰馭輕居重本支百世昌我宗潢佐命之勳曰貴英
東額都希福績茂蕭張曰有坐謀曰有折衝旣彬彬
而濟濟亦赳赳而彭彭其餘附鳳而攀龍者葢車載
與斗量爰制國書興文教演義譯音物取其肖允維
達海克稱檢校雖絶域其必通即纖故其亦貌夫人

自為戰王者無敵角嚴則百墉失憑旌揮則三邊定
檄義不返顧勇不重辟是以救四海而莫攖亘千古
而鮮匹故班禄於累世用以酬夫勞績及其斗杓北
指涉冬背秋爰狩中原我戎是修靡虹采鼻蛇旂拖
霧纛建雲旗後屬車前導游乘我良産屛彼彫輈右
忘歸之箭勁左繁弱之弓柔倩浰而雷動鴻絧而星
流又何必王良執轡纖阿御軥也哉於是帶甲之士
百萬盡發鷹犬而驟騂騮畢泰山之為櫓跨渤海以

張罘林林裔裔列列裒裒命地而後中應聲而先捂散壄麇之羣友剔穴狸之伏留駭巘廳之儦俟讋郊兎之佻偷既肩惰指倦而麌麌之羣猶緣陵蔽野比夏草之稠焉爰用三驅示無盡劉更命羽林佽飛之士手豹尾踞虎頭搏洞熊殲澤貜觀壯夫之鷦躍快猛獸之軀膢乃獻我成禽舍彼踐毛擇其上殺允惟左膘以奉宗廟乾豆烹炰次充賓客乃薦君庖班獲行賞訖乎輿僚是葢因天地之利習軍旅之勞戰則克

而祭受福古者蒐苗獮狩之禮所為昭詛其害三時之土穀奪百姓之腴膏蹂桑柘之地廣虞獵之郊如子虛上林之所嘲也哉將將藩后夔夔列君奉贄來朝齋遨侍晨或稽首而請聘或傾心而納姻於是樂以九奏饗以八珍邁呼韓之朝天踰頡利之舞庭合內外為一家自我

祖而已然垌牧之宜曰太凌河亘肥壤之博衍茁靈草之敷披夏蚊避境春泉漾波是以駉駉之牡蕃孳孔多爾

其驪驈騅駓騂騏駱驒騮駒驔騧馯馻駰騢或眂而駀或行而馳惟致遠之有賴亦揚威之無過畿甸既闢農桑是咨爰飭田畯爰勵甸師物蚤晚之種辨高下之宜男則耕耘是務女則織紝是謀抑工商之末業勤衣食之本圖故深耕易耨穀用滋也九夏三耘免汙萊也雨我公田遂及私也庤我錢鎛銍艾時也我篋斯盛實佳粢也我倉如陵庾如坻也服尚布棉奚織美也器用陶匏戒奢靡也土物是愛神降嘉生

黍維秬秠秜維糯秔粟維穈芑粱維白黃觧𧉈胡麻
來牟鈴鐺蘇分紫赤豆有豌豇蔬則蕓薹菠蒜蘿蔔
韭葱蔓葛蒲笋紫堇茴香壺盧蔓菁蒿苣葵薑鮮不
旆旆檖檖唪唪幪幪驛驛厭厭綿綿穮穮惟脉土之
獨純斯穡事之孔良農隙教戰守禦相望國以殷富
兵以盛彊鬱葱佳氣盤礴無垠民風噩噩伾伾自然
休有
烈光格於

皇天

上帝其子之維有歷年是以我

世祖因人心之歸清順天意之厭明掃驅除之閏位統子弟

之精兵無匹矢遺鏃之費而膺圖正位乎燕京葢嘗

考千古之興替稽百代之歷數拒符瑞之難諶信仁

義之堪守斥逐鹿之蠱說審神器之有授乃知

帝命不時眷清孔厚也不有開之何以培之不有作之何

以得之夫其披荆棘冒氛霾歷艱辛躬利害無嬗代

之迹而受車書之來者蓋書所謂于湯有光詩所謂民之攸歸矣皇矣陪都實惟帝鄉乃命秉鉞之帥乃置五部之鄉民安郡縣旗樂屯莊春秋耕斂我倉我箱朝會朔望躋蹡蹌蹌昭萬年之有道卜百世之靈長乃作頌曰

於鑠盛京維瀋之陽大山廣川作覲萬方虎踞龍蟠紫縣浩穰爰浚周池爰築長墉法天則地陽耀陰蔵貨別隧分旗亭五重神基崇峻帝系綿昌周曰邠岐

漢惟豐沛白水慶善興王之會長白隆隆滄溟㳽㳽
形勝之選奕世永賴俯臨區夏襟控中外休養百年
既豐而泰溯其始謀繼序敢懈昔我
皇祖三至斯土棽麗六飛森沈萬旅孔碩九重不遑安處
祗謁
山陵亦臨朝宁置酒故宮用酺父老乃霈恩施逮乎編户匪
勤於巡良慕乎古閔予弗德實纘丕基歲時
太廟陟降格思緬仰

畀湖惟瞻惟依荷
天之龍際時之和駕言徂東絡繹羽儀風舉雲捏鱗萃魚
麗我賓我臣我行是隨載至神鄉載覲
園寢靈鬱崇輝祥凝巨瀋原廟衣冠霸陵衾枕松栢雲縵
溪池流淰盪滌洪鑪陶甄羣品石馬悲風淚泉沾衽
豈必羨墻一氣是禀聿造故宮故宮赫赫聿升太階太階
奕奕無彩之飾惟厚之積皓曜皦照歛艶烏赤左墄右平
坤闔乾闢土壁葛燈遐哉儉德詒我孫謀萬年之宅

乃開南端設席肆筵爰爵周親及彼鵷鸞南陽故舊
洒如言言惟此嘉師
列祖之臣是嘆是咻是貽我躬敬之敬之翼翼惴惴於億
萬歲皇圖永綿
神樹賦有序
永陵内
肇祖惟謹藏衣冠
興祖實奉安龍脉正中

景祖

顯祖昭穆左右

興祖寶喁前生瑞榆一株輪囷盤欎圓覆

佳城尊之曰

神樹敬為賦以紀之

懿乎

啟運之為山也分

長白之龍榦結秘

聖之神丘屏納綠寓集之瑞麓帶蘇克素河之祥流是以

橋山建閟

原廟蔵旒以祀以禋緜繼繩於奕代卜年卜世揚

光烈於千秋爰生

神樹非栢非松根從天上分來想銀河之歷歷種豈人

間所有鬱佳氣之葱葱前乎此者昭靈貺其若彼後

乎此者垂景佑於無窮儼若

帝謂東王木公曰赫圖阿拉

興王之里山聲告慶繁禔祉乎
丹陵河色呈榮郁英華乎白水宜有嘉蔭圓霞
罔湖如織如蓋為禎為符木公承命咨之女夷叶選材去
柘舉瑞得榆是誠兆大清之篤祜庇萬葉而多餘者
也爾其天矯龍蹤閜砢蟠薄偃仰森沉離披錯落翩
乎軒庭紫鳳翔阿閣儵池蔥蒨綠翠丹黃參差杳藹
雲日風霜又如禹代御龍遊帝鄉夫其貝多菩提建
木蟠桃荒唐謬悠增誕騰嘲至夫樗材散木枯樹浮

搓玩世狎物寓意興嗟則何如徵實蹟於無斁表麻
應於有邈者哉乃作頌曰

巍巍

永陵

興皇都兮吉雲在上溯扶疎兮與地同久霜露濡兮金幢
玉節布以舒兮蔭暄承閏永劫俱兮數上侔葉億萬縣
世如兮

序

盛京尊藏寶譜序

乾隆十一年春閱交泰殿所儲諸寶既詳定位置為文記之其應别貯者分别收貯至其文或複見及國初行用者為數凡十雖不同於現用之寶而未可與古玩並列因念盛京為國家發祥地

祖宗神爽實所憑依朕既重繕

列祖實録尊藏鳳凰樓上覲揚

光烈傳示無疆想當

開天之始凝受

帝命寶符煥發六合承式璠璵孚尹

手澤存焉記不云乎陳其宗器弘璧琬琰陳之西序崇世守也爰奉此十寶賫送盛京鐍而藏之而著其縁起

如此

書事

已未歲我

太祖大破明師於薩爾滸山之戰書事

葢聞國之將興必有禎祥然禎祥之賜由乎

天而致

天之賜則由乎人予小子於已未歲我

太祖太破明師於薩爾滸之戰益信此理之不爽也爾時

草剙開基篳路藍縷地之里未盈數千兵之衆弗滿數

萬惟是

父子君臣同心合力師直為壯荷

天之寵用能破明二十萬之衆每覯

實録未嘗不流涕動心思我

祖之勤勞而念當時諸臣之宣力也謹依

實録叙述其事如左

已未二月明帝命楊鎬杜松劉綎等統兵二十二萬號四十萬來攻左翼中路以杜松王宣趙夢麟張銓督

兵六萬由渾河出撫順關右翼中路以李如栢賀世賢闞鳴泰督兵六萬由清河出鴉鶻關左翼北路以馬林麻岩潘宗顏督兵四萬由開原合葉赫兵出三岔口右翼南路以劉綎康應乾督兵四萬合朝鮮兵出寬甸口期並趨我興京三月朔我西路偵卒遥見火光馳告甫至而南路偵卒又以明兵偪境告我

太祖曰明兵之來信矣南路駐防之兵有五百即以此拒之明使我見先南路有兵者誘我兵而南也其由撫

順關西來者必大兵急宜拒戰破此則他路兵不足患矣即於辰刻率大貝勒代善後封禮親王及衆貝勒大臣統城中兵出而令大貝勒前行時偵卒又以明兵出清河路來告大貝勒曰清河之界道途偏仄崎嶇兵未能驟至我兵惟先往撫順以逆敵兵遂遇扎喀關與達爾漢侍衛扈爾漢後授三等子世職集兵以待

上之至時

四貝勒即我太宗皇帝以祀事後至謂大貝勒曰界藩山上

我築城夫役在馬山雖險倘明之將帥不惜士卒奮力攻之陷夫役奈何我兵宜急進以安夫役之心大貝勒等善是言下令軍士盡擐甲日過午至太蘭岡大貝勒及扈爾漢欲駐隱僻地以待敵

四貝勒艴然曰正宜耀兵列陣明示敵人壯我夫役士卒之胆俾并力以戰何故令兵列隱僻地耶巴圖魯額亦都（後為一等大臣追封弘毅公）曰貝勒之言是也我兵堂堂正正以向敵人遂督兵前赴界

藩對明兵營列陣而待初衆貝勒兵未至我國防禦築城夫役之兵僅四百人伏薩爾滸谷口伺明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之兵過谷口將半尾擊之追至界藩渡口與築城夫役合據界藩山之吉林崖杜松結營薩爾滸山而自引兵圍吉林崖仰攻我兵我兵四百人率衆夫役下擊之一戰而斬明兵百人時我國衆貝勒甫至見明兵攻吉林崖者約二萬人又一軍列薩爾滸山巔遥為聲勢四大貝勒與諸將議曰吉林

崖巔有防衛夫役之兵四百人急增千人助之俾登山馳下衝擊而以右翼四旗兵夾攻之其薩爾滸山之兵則以左翼四旗兵當之遂遣兵千人往吉林崖

上至問四大貝勒破敵策四大貝勒具以前議告

上曰日暮矣且從汝等令分右翼四旗之二與左四旗兵合先破薩爾滸山所駐兵此兵破則界藩之衆自喪胆矣再令右二旗兵遥望界藩明軍俟我兵由吉林崖馳下衝擊時併力以戰是時我國近都城之兵乘

善馬者先至乘駑馬者後至其數十里外者尚未至于是合六旗兵進攻薩爾滸山明兵駐營列陣發鎗礮我兵仰而射之奮力衝擊不移時破其營壘死者相枕藉而所遣助吉林崖之兵自山馳下衝擊右二旗兵渡河直前夾擊明兵之在界藩山者短刃相接我兵縱橫馳突無不一當百遂大破其衆明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等皆没於陣横屍亘山野流血成渠其旗幟器械及士卒死者蔽渾河而下如流澌焉追

奔逐北二十餘里至碩欽山時已昏軍士沿途搜勦者又無數是夜明總兵馬林兵營於尚間崖濬壕嚴斥堠鳴金鼓自衛我兵見之乘夜馳告於大貝勒與旦大貝勒以三百餘騎馳往馬林兵方拔營見大貝勒兵至回兵結方營環營濬壕三匝列火器俾習火器者立壕外繼列騎兵以俟又潘宗顏一軍距西三里外營斐芬山大貝勒見之使人馳告於

上時我國遠路之兵亦陸續至與大貝勒兵合明左翼中

路後營遊擊龔念遂李希泌統步騎萬人駕大車持

堅楯營於斡琿鄂謨地環營濬壕外列火器

上見之與

四貝勒率兵不滿千人分其半下馬步戰明兵發火器拒

敵

四貝勒引騎兵奮勇衝入我步兵遂斫其車破其盾明兵

又大敗龔念遂李希泌皆陣沒馬會大貝勒使人至

知明兵已營尚間崖

上不待
四貝勒兵急引侍從四五人往日中至其地見明兵四
萬人布陣成列
上趣令我軍先據山巔向下搏擊衆兵方欲登山而馬林
營内之兵與壕外兵合
上曰是將與我戰也我兵且勿登山宜下馬步戰令大貝
勒往諭時左二旗兵下馬者方四五十人明兵已自
西突至大貝勒代善言於

上曰兵已進矣即怒馬迎戰直入其陣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與衆台吉等各鼓勇奮進兩軍搏戰遂敗明兵斬首捕鹵過當方戰時我六旗兵見之不及布列行陣人自為戰前後弗相待縱馬飛馳直逼明營明兵發鳥鎗巨礮我兵衝突縱擊飛矢利刃所向無前明兵不能支又大敗遁走我兵乘勝追擊明副將麻岩及大小將士皆陣沒總兵馬林僅以身免滅迹掃壘枲角隴種尚間崖下河水為之盡赤

上復集軍士馳往斐芬山攻開原道瀋宗顏兵令我兵之半下馬仰山而攻宗顏兵約萬人以楯遮蔽連發火器我兵突入摧其楯遂破之宗顏全軍盡沒時葉赫貝勒錦台什布揚古欲助明與瀋宗顏合其兵甫至開原中固城聞明兵敗大驚而遁是時我軍既擊破明二路兵

上乃收全軍至固勒班地方駐營而明總兵劉綎李如栢等由南路進者已近邊興京偵卒馳告

上遂命扈爾漢先率兵千人往禦翼旦

上復命二貝勒阿敏率兵二千繼之

上率衆貝勒大臣還軍至界藩行凱旋禮刲八牛祭纛告

天大貝勒代善請曰吾先歸從二十騎微行探信祀畢

上徐來

上許諾三貝勒莽古爾泰亦相繼行

四貝勒馳至

上前請與俱往

上曰汝兄微行往探汝隨吾後行

四貝勒曰兄獨往吾留此未安也遂亦行日暮大貝勒回

至興京入宮則

皇后內廷等見大貝勒至亟問禦敵策大貝勒曰撫順開

原二路敵兵已破誅戮且盡南來兵已遣將往禦我

待

父皇命當即往破之於是大貝勒復出城迎

上于大屯之野

上自界藩啓行至興京平明命大貝勒三貝勒

四貝勒統軍士禦劉綎而留兵四千於都城待李如栢賀

世賢等之兵初劉綎兵出寛甸進棟鄂路我居民避

匿深山茂林中劉綎悉焚其栅寨殺其孱弱佐領託

保額爾訥額赫率駐防五百人迎敵劉綎兵圍之數

重額爾訥額赫死之并傷我卒五十人託保引餘兵

與扈爾漢軍合扈爾漢伏兵山隘以待已刻大貝勒

及三貝勒

四貝勒引兵甫出瓦爾喀什窩集時劉綎所率精銳二萬人先遣萬人前掠將趨登阿布達哩岡布陣大貝勒欲引兵先登馳下擊之四貝勒曰兄統大兵留此相機為援吾先督兵登岡自上下擊之大貝勒曰善吾引左翼兵出其西汝引右翼兵登山俾將士下擊汝立後督視勿違吾言輒輕身入也四貝勒遂率右翼兵徃先引精騎三十人趍出衆軍前自

山馳下奮擊之兵刃交接戰甚酣後軍隨至衝突而入大貝勒又率左翼兵自山之西至夾攻之明兵大潰

四貝勒乘勝追擊與劉綎後隊兩營兵遇綎倉卒不及陣

四貝勒縱兵奮擊殲其兩營兵萬人劉綎戰死是時明海蓋道康應乾步兵合朝鮮兵營于富察之野其兵執筤筅長鎗被籐甲皮甲朝鮮兵被紙甲其冑以柳條為之火器層疊列待

四貝勒既破劉綎兵方駐軍衆貝勒皆至遂復督兵攻應
乾明兵及朝鮮兵敵兢發火器忽大風驟作走石揚
沙烟塵反撲敵營昏冥晝晦我軍乘之飛矢雨發又
大破之其兵二萬人殲焉應乾遁去先是二貝勒阿
敏扈爾漢前行遇明遊擊喬一琦兵擊敗之一琦收
殘兵奔朝鮮都元帥姜功烈營時功烈據固拉庫崖
衆貝勒復整兵逐一琦遂攻朝鮮營功烈知明兵敗
大驚遂按兵偃旗幟遣通事執旗來告曰此來非吾

賴也昔倭侵我國據我城郭奪我疆土急難之時

明助我獲退倭兵今以報德之故奉調至此爾撫我

我當歸附且我兵之在明行間者已被爾殺此營中

皆高麗兵也明兵逃匿于我者止遊擊一人及所從

軍士而已當執之以獻四大貝勒定議乃曰爾等降

先令主將來否則必戰功烈復遣使來告曰吾若令

夕即往恐軍亂逃竄其令副元帥先往宿貝勒營以

示信詰朝我率衆降遂盡執明兵擲於山下付我明

遊擊喬一琦自縊死於是朝鮮副元帥先詣衆貝勒降翼日姜功烈率兵五千下山降衆貝勒宴勞之送功烈及所部將士先詣都城

上御殿朝鮮都元帥姜功烈及副元帥等匍匐謁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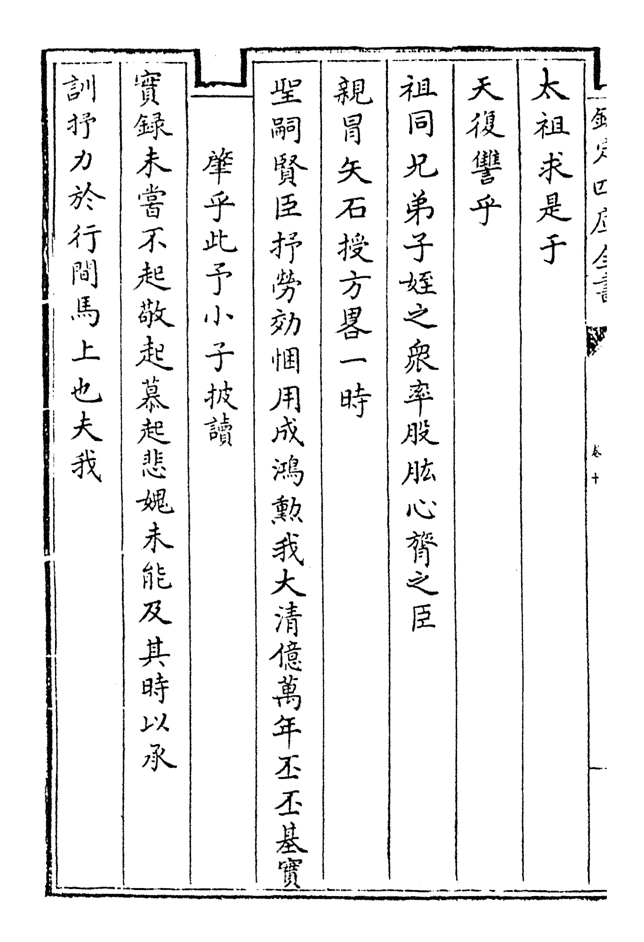
上優以賓禮數賜宴厚遇之士卒悉留豢養四大貝勒既殲南路明兵四萬人我軍駐三日籍其俘獲人馬輜重鎧仗而還是役也明以傾國之兵雲集遼瀋又招合朝鮮葉赫分路來侵五日之間悉被我軍誅滅其

宿將猛士暴骨骸于外士卒死者不啻十餘萬我軍
邀
天佑助以少擊衆無不催堅挫鋭迅奏膚功策勲按籍我
士卒僅損二百人自古克敵制勝未有若斯之神者
也時明經畧楊鎬駐瀋陽聞三路兵敗大驚急檄總
兵李如栢副將賀世賢等回兵如栢等自呼蘭路遁
歸我哨兵二十人見之據山上鳴螺繫帽弓弰揮之
作招集大兵狀已而呼譟下擊殺四十人獲馬五十

匹明兵奪路而逃相蹂踐死者復千餘人庚寅大軍

還至城都

上顧衆貝勒大臣曰明以二十萬衆號四十七萬分四路并力來戰今我不踰時破之遂獲全勝各國聞之若謂我分兵拒敵則稱我兵衆若謂我往來勦殺則服我兵強傳聞四方孰不懾我軍威者哉嗚呼是由一戰而明之國勢益削我之武烈益揚遂乃克遼東取瀋陽王基開帝業定夫豈易乎允因我



太祖求是于
天復讐乎
祖同兄弟子姪之衆率股肱心膂之臣
親冒矢石授方畧一時
聖嗣賢臣抒勞効悃用成鴻勲我大清億萬年丕丕基實
肇乎此予小子披讀
實録未嘗不起敬起慕起悲媿未能及其時以承
訓抒力於行間馬上也夫我

祖如此勤勞所得之天下子若孫覩此戰蹟而不思所以

永

天命綿帝圖兢兢業業治國安民凛惟休惟恤之誠存監

夏監殷之心則亦非予子孫而已爾此予覩薩爾滸

之戰所由書事也此予因

實録尊藏人弗易見而特書其事以示我大清億萬年子

孫臣庶期共勉以無忘

祖宗開創之艱難也

記

文淵閣記

輯四庫之書分四處以庋之方以類聚數以偶成文淵文源文津三閣之記早成則此文淵閣之記亦不可再緩因為之辭曰

權輿二典之贊堯舜也一則曰文思一則曰文明蓋思乃蘊於中明乃發於外而胥藉文以顯文者理也文之所在天理存焉文不在斯乎孔子所以繼堯舜

之心傳也世無文天理泯而不成其為世夫豈鉛槧簡編云乎哉然文固不離乎鉛槧簡編以化世此四庫之輯所由亟亟也兹則首部告成綱紀已定與之暇以究其核督之勤以防其忽乙夜幾暇亦曾披覽怪僻側艷滌濯劉磔犁然理明㝗然文顯所餘三部唯鈔胥之事然而豕亥陶陰猶不可不讐校也四閣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淵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義者蓋取范氏天一閣之為亦既見於前記矣若夫

海淵也衆水各有源而同歸於海似海為其尾而非源不知尾閭何洩則仍運而為源原始反終大易所以示其端也津則窮源之徑而淵之是則淵也津也實亦追源之淵也水之體用如是文之體用頗獨不如是乎恰於盛京而名此名更有合周詩所謂淵淵求本之義而予不忘

祖宗創業之艱示子孫守文之模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宋孝宗論

宋孝宗之事高宗可謂極其孝光宗之事孝宗可謂極其不孝

天道好還在孝宗不宜有此豈

天未垂鑒乎余謂此正所以

天之垂鑒也葢人君之孝與庶人不同必當思及祖宗不失其業兹南渡之宋祖宗之業已失其半不思復中原報國恥而區區於養志承歡之小節斯可謂之孝

乎且孝宗奉高宗遊西湖已獨不共遊乎是託於娛親而私以行樂是可謂之孝乎又恐高宗往西湖為勞於宮內肖其勝斯不更勞民而費財乎光宗受制悍婦非人類其不孝固不必責而孝宗之所以得此豈無所以致之之由乎此即

天道好還所以垂鑒也稗官小乘乃謂臨安士庶皆興於孝何其見之小哉蓋此論非予不能言亦不敢言今歲秋將携諸皇子往盛京明年春南巡亦必至西湖

命於兩處各立碑誌之以示天子之孝當以不失祖

業為重而承歡養志固不在遊山玩景之小節也

訂譌二首

三韓訂謬

嘗讀後漢書三韓傳稱辰韓人兒生欲令頭扁皆押之以石訝其說之悖於理而肆為詭誕以惑世也夫以石押頭壯夫且不能堪而以施之初墮地之小兒實非人情所宜有間考三韓建國本末諸史率多牴悟以方位凖之葢在今奉天東北吉林一帶壤接朝鮮與我國朝始基之地相近國朝舊俗兒生數日即

置卧具令兒仰寢其中久而腦骨自平頭形似扁斯乃習而自然無足為異辰韓或亦類是耳范蔚宗不得其故從而曲為之解甚矣其妄也且如漢人生兒常令側卧久而左右角平頭形似狹蒙古人生兒以韋帶束之木版植立於地長則股形微箕此亦皆習而自然無足為異藉如蔚宗所言豈漢人蒙古亦皆以石押之令其頭狹而股箕乎若夫三韓命名史苐列馬韓辰韓弁韓亦曰弁辰而不詳所以稱韓之義陳壽

魏志直云韓地韓王魚豢魏畧且以為朝鮮王準冒姓韓氏其為附會尤甚蓋國語及蒙古語皆謂君長為汗韓與汗音相混史載三韓各數十國意當時必有三汗分統之史家既不知汗之為君而庸鄙者至謬韓為族姓何異扣槃捫籥以喻日哉且中外語言不通不能強為詮解者勢也今夫天昭昭在上入皆仰之然漢語謂之天國語謂之阿卜喀蒙古語謂之騰格里西番語謂之那木喀回語謂之阿思滿以彼

語此各不相曉而人之所以敬與天之所以感則無弗同若必一一以漢字牽附臆度之能乎不能夫韓與汗音似義殊謬而失之誣猶可也至於以石押頭之謬實悖於理斯不可也然則余之三韓訂謬之作烏容已乎哉

夫餘國傳訂謬

近閲四庫全書内元郝經續後漢書所作夫餘國列傳其官有馬加牛加之名訝其誕詭不經疑有舛誤

因命館臣覆勘其說實本之後漢書及三國魏志夫餘傳之文於是歎范蔚宗陳壽之徒不識方言好奇逞妄疑誤後人而更惜郝經之失於裁擇也其傳曰國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諸加別主四出道有敵諸加自戰下戶擔糧飲食之信如其言則所謂諸加者何所取義乎史稱夫餘善養牲則畜牧必蕃盛當各有官以主之猶今蒙古謂典羊之官曰和尼齊和尼者羊也典馬者曰摩哩齊摩哩者馬也

典駝者曰特𩦂齊特𩦂者駝也皆因所牧之物以名其職特百官中之一二誌夫餘者必當時有知夫餘語之人譯其司馬司牛者為馬家牛家遂訛為馬加牛加正如周禮之有羊人犬人漢之有狗監耳若必以六畜名官寓相貶則郯子所對少皥氏鳥名官為鳥師而鳥名又何以稱乎蔚宗輩既訛家為加又求其說而不得乃強為之辭誠不值一噱總由晉宋間人與外域道里遼阻於一切音譯素所不通遂若越

人視秦人之肥瘠率憑耳食為傳會甚至借惡詞醜字以曲肆其詆毀之私可鄙孰甚且蔚宗以附彭城王義康謀反伏誅陳壽索米為人作佳傳其人皆不足取其言又何足據乎第後漢書三國志久經刋行舊文難以更易因命於續後漢書中改加為家並為訂其踳謬如右

欽定盛京通志卷十